

《外國語文研究》第二十六期 抽印本
2017年六月 43~60頁

創造有思辨能力要素的外語課程

Create Courses with Critical Thinking

蘇素嬌

Su Su Chiao

創造有思辨能力要素的外語課程

蘇素嬌*

摘要

大學生缺乏思辨能力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歷經入學考試後，精神解放了，但是僵化的大腦並沒有因為學習場域變更寬大而變得靈活；用人的企業單位也表示他們找不到具思考力、有自信、有責任心的畢業生，進而質疑大學生到底在學些甚麼。一般強調思辨能力的課程通常是用母語或某一精熟程度的外語，才有可能在課堂現場有效實踐。外語科系的學生初兩年聚焦於基礎語言技能，很難真正有思辨的空間與時間，即便到了高年級，也由於東方國家學生較不習慣主動發言、缺乏自主思考的動機，教師想要在課程中實踐思辨能力的學習活動，都會因遭遇許多困難而最終作罷。究竟該如何突破呢？本文首先論述大學外語科系的教育以學習外語為主軸，也應該以「用外語學習」為追求的目標，然後針對近年外語系學生大部份因意志的鬆懈、思想的貧乏、缺少自主正確思考和客觀判斷的能力，造成學習成就低落的現象為論點基礎，探討外語教育的困境及如何跳脫固有的課程框架，走向「用外語學習思辨與研究能力」的理想目標，以培養出具思辨觀且能為企業所重用的大學生。

關鍵字：思辨能力、自主思考、外語學習

*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講師
2016年10月21日投稿 2017年4月5日通過

Create Courses with Critical Thinking

Su Su Chiao*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fter their big Entrance Examination Test, are happily relaxed for their further learning, but the brain training is not enough for the studying skills due to the lack of Critical Thinking. Many employers complain of the lack of responsibility,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on and, specially,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university graduated workers. Our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only have focused on the language skills, but not on the “thinking skills” because our students are always keep silent in classes instead of speaking out and asking question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how the student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are less motivated and unwilling to think, and propose several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putting Critical Thinking Elements into Conversation class and materials in order to cultivate more qualified employee for the business society. We also hope that our research could be utilized as a reference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onversation as a good instru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language skills,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創造有思辨能力要素的外語課程

蘇素嬌

前言

外語學院的教育目標通常是為社會培育優秀的外語專業人才，透過不同語言瞭解各國不同文化的特質及優點，為社會培育具國際視野與獨立思考能力的國際溝通人才。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林靜宜，2009：12）說：「大學教育的目的，主要在實現全人教育與愛的教育，除了傳授專業知識之外，還有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廣闊視野、人文素養以及終生學習的態度」。前哈佛大學校長德瑞克·伯克(Derek Bok)（張善楠譯，2008：04）提出了 21 世紀 8 個教育目標，其中思辨能力與表達能力是其中重要的兩項。很難想像一所大學不願培養學生人文情操，也很難想像一所大學不願改善大學生的思辨能力，不願增強他們的溝通能力。各大學達成這些目標的程度，自然是有所不同；學生來源、資源、教育哲學不同，各大學自有其選擇的重點，但各大學應該努力的基本目標，仍應相同。思辨(critical thinking) 能力作為大學共同努力的教育目標，其定義是從思考進而辯證，對事物較全面的認知，持開放態度，懂得靈活變通，作出公正的評價；能在清晰的瞭解後，有條理、有先後次序地處理複雜的事物，勤懇地做足夠的資料搜集，理性選擇，聚焦於發問與探索。外語科系的教育目標自然是以學習外語為主軸，但同時應該思考以「用外語學習」的理念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¹。外語技能的學習成效不一定會用在從業的工作上，但獨立思考的能力對任何工作、人生都很需要。

¹ 引自 blog.yam.com/wj2008/article/70873347

教育單位針對大學生核心能力的定義概述提到，思辨能力即「用邏輯與推理，評價不同觀點、方案與取向的優缺點，聚焦於發問與探索」的能力。關於思辨能力的培養我們做了多少？從前的教育主張傳道、授業、解惑，都是以教師的角度，今日大學教育講求以學生為主角，培養自主學習、並具判斷思辨的能力。以前與現在環境截然不同，現代老師的教學工作量較從前艱難許多，如何培養大學生思辨與研究的能力呢？我們實際聚焦教學現場，分別從學校問題、學生端的混亂現象談起，接著談企業界對學生思考能力的評價，然後建議增加以「用外語學習思辨能力」為主軸的會話課程，最後提出建議作法與課堂模擬實例。

1. 教育現場思辨能力的培養

1.1 學校沒教思考

近年有兩個新聞引起教育界矚目。2011年廣達企業²董事長林百里在活動中公開發表，他「超恨台大電機系」，他強調大學應該要教學生思考與創新，「不會思考就不及格」。同年，臺大校長在新生訓練時，要求學生遵守考試不作弊、作業不抄襲、單車不亂停和不要翹課等「四不」後，2012年又提出臺大人的十大基本素養，包括落實團隊合作能力、培養美感品味、履行公民責任、獨立思考與創新等。這兩則新聞放在一起看，不免讓人對教育的品質感到憂心。大學畢竟是培養專業知識的殿堂，細看臺大校長提出的「四不」，那根本是小學就該教的事，校長一定是深感學生基本素養的欠缺，才會提出這些想法。這些素養不能當口號背誦，早就應該融入各級學校課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台大校長對學生的期待，顯示國民教育出了問題，大學生「國中化」，國高中生只會讀書為大考，造成思想上的低能兒，太多基本面的事情，教育部苟且了，然後大學校長飽受其苦。在紛亂多變的年代，要扮演好一個教育者的角色，真是愈來愈不容易；現在的教師都得愈來愈進階、愈來愈進擊。

² 台灣廣達公司(Quanta Computer Inc.) 於 2005 年被遴選為世界最大的筆記型電腦生產商。

對於台灣教育問題的核心關鍵，各界都發表過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台灣教育的問題有其結構性因素：升學制度、意識型態、家父長主義等等，也有人認為，台灣教育問題的核心關鍵應該要問「學校的課程到底有沒有教會學生思考的能力？」。

1.2 學生不願思考

學校沒教思考，是學校該檢討課程、教材、教法，在下面我們將會討論，現在我們來看學生的部份。筆者在課程中親身碰到大學生「國中化」的實際經驗。我們的學生對學術無感，對知識冷漠，連自己基本該做的事，都不沒興趣花腦筋。他們整天滿腦子想用臉書、推特溝通，他們的答案也常是三言兩語，短小輕薄，學生思想扁平化與淺碟化，由下面一個例子就可見一斑。去年筆者任教的二年級課程共有七十多人，分為 A、B 兩班，開學第一週，筆者為了刺激學習情緒，讓兩班學生自由以 5 至 6 人分組，並請他們討論 10 分鐘，選擇一個有正面意義的三字箴言作為組名，以利老師抽籤指定小組回答時容易區分。在 A 班時，筆者要求首字必定是「要」，小組決定後，須寫在紙張上交出來。筆者企圖引導他們往積極正面、理想性的方向思考，特別強調應該取「要快樂」、「要進步」之類的名稱比較好。結果他們給的是：

要正向 要甚麼？ 要堅強 要有名 要歐啪 要書卷³

他們的組名令人有點失望，因為很明顯，只有一半的小組符合老師期待。在 B 班時，筆者規定首字必須是「有」，同時特別舉「有膽識」、「有效率」、為引子，結果他們交出來的是：

有甚麼 有年紀 有怪獸 有事嗎 有早八 有飯吃／肉吃

有宵夜 有覺睡／有洗澡 有鬧鐘⁴

³ 引自筆者於 2014 年 9 月 24 日於大學「教學卓越計劃」教師教學精進社群中發表演講的簡報資料，題目是：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⁴ 同上。

由這兩組的名稱可看到出大學生犯了反應太急、思考太淺的毛病。也許有人會說，年輕人嘛！有創意，喜歡搞笑，不必認真用典型反應來審視，但筆者認為，如果他們是國高中生，的確不必緊張，大二生這樣處理一個團隊的事務，實在令人擔心。

另外，筆者也嘗試在大二讀本課中以濃厚故事性與曲折情節又富於批判的主題的讀本當教材，結果在教學評量中發現，有很多學生要求教師提供的文章必須有趣，才能讓學生快樂學習，最好是脫離教忠教孝的道德範本，也有學生表達希望老師給單篇講義，不要全本書，多用中文解釋、翻譯，甚至要求老師出考題只出課內的內容。這類需求的原因主要就是學生懶得思考，懶得自己學。長久以來，臺灣教育體制問題是老師說的就是標準答案，學生不發問，只要答案，只想回答記憶性題目，用死背答案來通過考試，造成常要求考題須與課文一模一樣的問題；碰到修改過、同質、同級數但較間接的題目時，就驚慌失措了，不知如何在其他情境靈活應用。殊不知如果老師都只出課文範圍內題目，該課程的原理無法在靈活的測驗題得到印證，學生將來很難在外部考試應考順利。思考分為五程式：認知→記憶→創造→組織→高層思考，從以上例子可推論，很多大學生停留在認知和記憶，也就是國高中時期的階段，無法從個人自身的記憶與生活經驗中跳脫至創新與聯想，這是一個警訊。

1.3 學生不習慣發問

學生不願思考，上課時，自然反應非常少，雖然沒反應的原因很多，諸如睡得太晚、沒精神、課程無聊等。2013年4月台灣媒體爭相報導臺北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林從一院長發明的一個名詞，他說他自己上課時，講臺下學生越來越像「人形墓碑」⁵，老師彷彿就像在對著牆壁講課。義守大學國際長危永中提到，我們社會的文化從來不鼓勵發問；在家裡，我們總是習慣大人講話，小孩要乖乖地在旁邊聽，不可插嘴。這種想法使得我們的孩子從小就不會發問，主要是不敢發問，因為大人覺得孩子話太多乃是令人厭煩的事，甚至會覺得乖

⁵ 政治大學於2013年4月26日召開高等教育評鑑論壇會議，主題是「學生學習成效」。臺北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林從一表示，現在學生上課缺少學習的動機與熱情，讓不少老師大嘆像對著「人形墓碑」上課。在台上感覺十分痛苦，深感無奈。

孩子是只聽不問的。東方是個保守的民族，不會欣賞愛問話的人。師長習慣給孩子填鴨式的速食麵知識，希望孩子快點長大，早點成功（李家同，2013）。李家同認為，我們同學之所以不問，還有一個文化上的問題，那就是同學們其實不敢挑戰，譬如我們覺得某一個機器不太好用，我們通常就逆來順受，而不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難道沒有改進的空間嗎？我們常常發現這些硬體也好，軟體也好，都是外國有名的公司出產的，因此我們從小就養成崇拜洋人的習慣，再加上老師常常告訴學生這些發明者有多麼偉大，以至於我們不敢說自己有新的想法，看到一個系統明明有問題，也不敢問是否能改善（李，2013）。我們的學子很少在課堂上舉手發問，可是考試的時候卻又表現得非常好。這種不發問的現象會有什麼問題呢？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學生雖然沒有搞懂學問，可是因為他沒有發問的習慣，他會似懂非懂地將所學的東西背起來，久而久之成了一個習慣，認為所謂念書就是將老師說的東西背下來，就安全了。很多同學養成了這個習慣，也就不知道自己其實沒有搞懂。這種不發問的現象的確很嚴重，也不僅限於課堂，我們整個社會就是不太喜歡問問題。作家劉墉提到，「目前這一代青少年長大後，比上一代有想法與創見，但下一代責任感低、更容易指責他人」，「就像食物鏈，整個社會風氣、教育者、父母，一同生產了欠缺獨立與自主的下一代，」（劉墉，2007）。我們到國外去，常看到外國的媽媽帶著小孩，國外的小孩三、四歲是背著書包自己走；而強調有倫理、有愛的華人民族，書包一定是媽媽拿的，華人環境從小並不重視培養孩子獨立自主。臺北建國高級中學⁶前校長陳偉泓說，他在一次新生訓練中對在場的高中生調查每天早上自己起床、自己折被子的有多少人，結果舉手的人數，少的可憐。想想，我們培養了什麼樣的孩子？不願思考、不敢發問及對自己不夠負責任的孩子。

⁶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是一所男校，是臺灣高級中學入學考試排名第一志願的學校。

學生不願思考，這和品德也有相關。在美國曾有一調查，決定孩子成功的因素不是給他們灌輸多少知識，而在於能否幫助培養一系列重要性格特質，如毅力、自我控制、好奇心、勇氣、自信心及責任心等品德，這些將影響其一生。筆者曾碰過一班當中有三分之二學生經常遲到，即使碰到考試仍有近三分之一學生遲到，也曾在監考時發現有學生在考試中睡覺，睡到全班交完卷了，都還沒醒。大學生來自不同地區，接受了不同校風及不同家庭教育的養成，更需要在大學的學堂上整合其公民與道德的思辨能力。那麼，大學中有多少課程在提醒學生用功專注於主科領域中也要注意品德和所學的東西要結合起來呢？學生畢業後擁有精良的專業技能，但如果沒有受到良好品德思維訓練，將來在社會上只不過是一個有技巧的高級技工而已（蘇素嬌，2012）。雖然物質條件不斷進步中，然而假如青年學子不思紀律的重要性，社會怎能進步？

1.4 外語學習偏單一化

眾所周知，外語學習除語言之外，還有文化洗禮、文學賞析。筆者曾在某場合遇到畢業校友，他們坦率直指外語科系學習太過單一化，不能滿足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那種對專業知識以外的饑渴；一個目前在學術界的男系友說，系上沒有教過他甚麼東西，另一個從事外貿的女系友說，感覺沒有值得上的課。然而，這兩位都是成績優異的人，如果老師沒有教，他們怎麼會外文程度那麼好呢？這點顯示出，外語課程太沒挑戰了，他們懂了之後，就找不到任何從老師課程中值得回憶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所有的文法、辭彙、聽、說、讀、寫等能力都不是老師給的，在過程中可能沒有讓他們經自己努力思考獲得，大都屬於單調的語言重覆訓練而已。

基本上，外語確實是自我實踐性強的一種知識學習，學習成果絕對需要主動的內在參與，從打基礎的語言技能到文化吸收，只要智慧屬中上程度，上課認真配合練習，很多人都可以說自己學得不錯。然而，出社會之後，不管是從事與外語有關或無關的工作，都一樣在職場上常被主管抱怨大學是怎麼唸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大學生正值可塑期，只有宏觀的單一目標或限制在智識發展的範疇，都窄化了大學教育。大學和補習班的不同應該是在於「有沒有培養思辨能力」，尤其是道德思辨，因此我們強烈呼籲要改革課程，最好增加思辨課，如不能增加，就要廢除某些課，以思辨課取代，這部分我們將在下面來談。

1.5 企業雇主與學生的期望差距

與教育現場一樣不太令人滿意的還有企業界的不滿。大學畢業不就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嗎？但是找好工作並不是完成人生的全部，有了終身可以依賴的能力才是比較完善的人。根據今年 8 月 12 日工商時報報導，有一個調查，分別問學生及企業主管未來職涯最需要的能力是甚麼？多數學生們回答：專業知識與技術、學習意願和可塑性，而雇主回答的是：良好的工作態度、表達能力及思考力。筆者曾經親耳聽到企業人士抱怨，他們聘請來的畢業生開會時見長官進來，非但沒起身致意，只會坐著滑手機，桌上空白，沒準備資料，當然也不可能事先詳讀開會資料；另外，他們也碰過錄取了竟然不來也不通知，公司打電話去詢問，錄取者回答說睡晚了，不想去報到。該企業主憂心忡忡地問：「大學生怎麼這樣？」。企業老闆們不解的事還有：新近員工表達能力差，無法寫出一篇文章。我們相信，學用落差大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但思考力、基本的態度（品格）與溝通能力，比工作能力更迫切需要改善。那麼，我們的課程規畫裡有包含這兩個能力的培養嗎？

下面我們就要談如何改善學校沒教思考、學生不願思考、學生不重品格、外語學習偏單一化及如何符合企業界的期待的相關討論，而最基本的作法就是改變課程規劃及教學法。

2. 課程與思辨能力

二十一世紀的科學技術改變了內容，內容形塑了價值觀，訊息傳輸迅速，價值觀改變也跟著迅速，但我們的課程無法及時應變，造成認知落差、學用落差。到底我們教給學生他們需要的東西？還是我們想要教的東西？答案很清楚，教師比較想教他想教的東西，利益比教需要的高很多，因為不用花太多準備的時間。有些資深的外籍教師堅持持續開自己熟悉的領域的課，忽略了應屆畢業生的缺角不是語言的事，是思想及其他更重要的，如上述企業呼籲學校該教思辨和溝通表達能力。課程安排需檢討時，也有一些老師直白地說要讓學生考取歐框語言證照才是當務之急。筆者認為教師們應該把如何增加學生思辨能力的好念頭拿出來討論，那麼，上述的教育亂象才可能有解的機會。有人說，學生無法寫出一篇好文章，那就增加作文課就好了；表達能力差，就增加會話課，不就解決了。但我們知道，有的會話老師讓學生在每一堂會話課裡都準備主題

發表，但讓學生隨便發言，有講就好，學生草率上臺、下臺，覺得有講就好了，要求並不多，而我們所強調的思辨能力並非並這種傳統的會話課做得到的。有人會問，外語系學好語言就好了，要學文化和文學，時間都不夠了，哪來的鐘點去強化思辨呢？也許不可能做大改變，但筆者認為要改變課程規劃的概念及教學法才能有機會實踐上述的理想，創造足讓學生獨立思考的課堂環境，提供足以勾起思辨慾望的課程，而這正是本篇論文的重點。我們在提出實踐細節之前，先提出一個以「用外語學習思辨能力」為主軸的課程調整原則：增設一學期哲學課（作為思辨課程的準備）、結合數位網路（跟上學生的潮流）、學分數讓利於會話課（刪掉效益不高的課）、改善會話課教學法（一定要讓學生真正有機會開口）。

2.1 增設一門學期必修哲學課是必要的

我們想要給學生可帶走的能力，應該是他們一生都可以引以為傲的素質，我們在乎的是他們能擁有正確的人生觀和運用在生活上的知識，成為有思考力、自主學習的人，更要兼顧培養企業需要的人才能力：好態度與表達能力。如果想要培養思辨能力，首先要在低年級增加一門中文授課的哲學課，引進西方哲學和邏輯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高學生的思維合理性，對培養獨立思維能力幫助很大，學生要學會合理提出問題和反駁，進而思考解決方式。在高年級教學實踐中，我們可以仿效西方哲學辯論形式，有意識、有方向地組織學生，用外語進行演辯及做結論的好習慣，藉由思辨活動中的討論，也可激盪出塑造品格的方便性。基礎的思辨能力會為瞭解決問題而運用各種概念和資訊，比只聽老師講課，會記得更多。

2.2 結合數位網路是必需的

現今大部份的學生都是生處於數位時代，他們手機的頁面繽紛多彩，充滿如等公車、叫車、看電影、聽音樂等五花八門的軟體和各種即時通訊軟體。他們的生活大小事的選擇都習慣在手機上面尋求捷徑來獲得滿足，所以生活型態已改變，生活變成更簡單，但也出現自我認同的問題，與別人的關係在網際網路看似親密，其實更疏離，常有對話接觸，而實際上沒溝通；網路強化自戀、強化包裝，更使人易自卑、沒自信。大學生帶著高中時期的習性進大學，如滑手機、尋找 APP；原本應該透過紙上才能發展自我認同的過程被

臉書取代；原本與朋友眼對眼進行的口語溝通已被即時通訊橫奪，青年學子的時間被一大堆的通訊工具切割的很破碎，於是沒時間思考。科技進步不會再走回頭路，有優點也有缺點，比方說當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時，他們熟練地透過 APP 或打手機問父母，所以不會迷路，但缺乏了歷經害怕、焦慮、在問路過程中找到方法，學習等待，形塑自己成功找到目的地的自信，減少了建立自我的機會。學校重要的工作是要想出一個正確的模式取得平衡。未來教育新焦點就是放在如何刺激他們學習，如何創造一個類似他們熟悉的數位舞臺，同時讓他們與人面對面溝通的情緒漸漸浮現。

2.3 高年級會話課讓利

學生在自己努力之下，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自然可達到令人滿意的學術成績，老師也希望他們得到四大技能溝通能力及特定知識（藝術、歷史、經濟貿易），在畢業後不僅能維持下去，而且還能繼續增廣。至於方式，則是不容易達成共識來達成這個高貴目標，是個挑戰。以教師的身份而言，都同意每個技能都很重要，也一致認為最理想是學生平均掌握好四大技能。但依我們的經驗，這有點太貪心。我們知道，外語技能分為聽說讀寫，近年來語言學者認為要增加「譯」，以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來說，分為書寫能力、口語能力、閱讀能力及聽力。閱讀及聽力屬於接收型，書寫與口語屬於產出型。根據研究，學生感到容易的技能是接收型，感到較困難科目的是產出型(Maximiano Cortés Moreno, 2010)。兩年前筆者透過問卷，問所有年級學生哪一個科目或技能較需要課外輔導，得到的結論是大多數學生回答需要課外輔導的課是會話課，理由是整個訓練過程中練習不夠。因此，我們應該善用學生覺得容易的能力去補強他們較困難、較需要的技能，以便實行培養思辨的能力的效果(Su, 2013)。目前的學分限制下不太允許大幅度更動，因此，筆者建議，刪除某一個必修課，增加一門必修的**講辯會話課**。這裡談的會話課是經過嚴謹設計的思辨課，堅持小班上課，讓小組上課的學生絕對有相同機會講話。選擇大四，是因為學生的外語能力較為穩健，信心及技能程度較適合發揮講辯能力。至於牽涉到老師人力及教學法準備方面，我們將在後面講辯會話課之課程設計部分詳述。

2.4 調整教學法，迎合思辨的目標

外語使用者除了動舌頭講話之後外，在各種多元互動環境中都得兼具真實演練，也就是語言活動。為了實踐這些活動，我們尋求的溝通能力，主要集中在知識的綱要、資料查詢及一些步驟。前面提過，學生感較困難科目的是產出型的口語，感到相對簡單的技能是接收型的閱讀，所以，我們建議利用這兩部份的結合，例如會話課裡辯論一個主題，最好讓學生先閱讀一篇文章，先讓學生擁有先備常識與心理準備，然後再理解所賜，學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在腦海裡形成相關意見並複習或學習相關單字。透過前讀，獲得啟發，較能有信心，有興趣進入口語辯論。如果忽略思辨的元素，會話課流於一般形式：兩人編對話並分配角色、各自背對白、上台後重覆記憶中的句子、等輪到自己時再開口。表面上看來雖然學生在對話，用詞適當，語法正確，但缺乏自然直率的真正互動，感覺假裝在對話。這種形式可以在初學階段有令人滿意的學習效益，但如果我們希望高年級學生會思考、外語學習別再偏單一化（至少與低年級有所區分），擁有企業界需要的表達能力及思考力，我們應該揚棄典型的那種可預測精確內容或反應的人工對話訓練。

綜合上述的課程原則與教學法的調整，最終結論是增加有思辨元素的課在新增的講辯會話課裡面。

3. 講辯會話課之課程設計

掌握了理念原則之後，一個新課程的設計需要多方面作規畫。教師對一個技能學習或教學的觀念決定他對內容的規畫、教學法、教材、作業等的選擇。教育過程中這些元素對學生的學習動機具有影響力，以下是我們的建議：

3.1 準備工作

在施行之前，至少要有半年以上的時間進行準備，從徵選有意願的教師主動接受開立此門課程的構想，令其成為一個小課群開始，然後不定期開會訂立內容、教材教法，到最後達成課堂實踐步驟，亦即完成課群教師的先備組織工作。

3.1.1 議題討論為主的課程設計

教育課程研究領域從「課程發展」典範轉向「課程理解」典範。課程設計若脫離與學校外面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的影響而單獨運作，所孕育出來的學習經驗無法面臨社會環境的變遷（甄曉蘭，2004）。首先我們公開徵詢三位願意擔任**講辯會話課**的教師，組織成「議題備課小組」。小組成員挑選 10 個與生活時事相關的議題，譬如教育問題、男女性別問題、結婚與單身的選擇、全球化問題、種族問題等具有思考性、檢測性的題目。為了引領學生自主思考、探索生涯，選題不但需要體現時代氛圍，還要幫助學生瞭解未來職場世界的發展和想像，議題中應有公民責任感議題，我們的學生未來也許用不到外語，但沒有人能規避公民責任。議題應該是多元的，若能從各種不同的資訊平台或媒介取得，題材能夠愈多元，就愈能突顯本課程的特色與效率，最理想的是把議題系統化並精練化，但這有待好幾學年後經過不斷累積、改良及篩選後才能達成。第一年只要能有所共識，收集三人均同意的議題即可，畢竟為求一致性，這種課程需要三位老師的配合與協調，時間是一個挑戰。此課群的課最好不需接受教學評量⁷，這樣教師才能勇敢嘗試相對較不討喜的課，願意挑戰這種新類型課程，而系上或學校應該給予精神或物質的獎勵，以慰勞辛苦，因為教師可能要努力具備豐富的知識和喜好，掌握常識和時事、國內外政治變化、天文地理、甚至流行八卦都要有所涉獵。

3.1.2 教材與教學法

知識由教材系統架構起來，經閱讀、鑑賞、討論、積累材料，做體驗的媒介和基礎，方法是鍛煉鑑賞文本的觀念和思辨分析的能力，培養看作品、看自己、看世界的角度、胸襟及處理態度與自主學習、自我調整的能力（謝錦桂毓，2010：98）。如前所述，學生感到容易的技能是接收型，感到較困難科目的是產出型，我們就應該善用學生覺得容易的閱讀能力，去補強他們較困難、較需要的口語技能，於是在課程設計上，課群的教師分頭去尋求議題相關的書面文章作為閱讀材料，外文為主，中文為輔，藉以加強背景知識。除了傳統的紙本資源外，也可利用網路科技來達到資訊數位多元化。在網路的世界裡，文章的

⁷ 輔大校方近十年來實施「學生的教學評量」，作為評鑑指標，主要以教師的課程、教材、教法是否讓學生滿意或吸引學生為主要考量。有人相信，可增進老師教學精進的改善參考，也有人認為部份學生利用寫文字回饋的機會報復教師，打擊教師信心，造成對立。

來源可以非常多元，如維基百科所提供的知識性文章、事業單位發出的文化、商業的宣傳文章、網路新聞媒體所提供的時事新聞等等。議題的閱讀材料應該涵蓋正面與反面意見並陳，這部份工作並不容易，需要投入不少的時間。由於我們的議題都是具有正反面且值得演辯的特色，學生需要較多的外語支援，不同於其他課程重視語言點的訓練，令學生自行查字典或網路字典，此課的教師可以先幫學生編撰單字表。課群教師把議題確立之後，教師成員就一起針對每一個議題學生所需的用詞編撰字彙表，兼附外語對應字或相近字一覽表。外語學習最重要的基礎為字彙，沒有字彙的認識很難構成理解與運用；一位字彙能力很好的學生，儘管可能在聽力或文法上有些許的缺陷，但只要有心想表達，就可以有相當水準的溝通力。字彙的提供可幫助學生克服想表達但不知西文字該怎麼講的困擾，同時也間接引導思考的參考方向。教師也應該強調學生在學期初取得閱讀材料講義和字彙表之後，按照進度所示，務必養成持續預習的態度和習慣，才能使課程進行順利。

至於教學法，**講辯會話課**不同於普通會話課，其名稱令人想起訓練的意思。訓練指學習違背本性的事，課程必然會挑戰到每一個人的習性，要從逆向中體驗（謝錦：97），因此教學法除了鎖定辯論之外，任何有利於刺激學生學習動機的教學法都可以討論，例如協同合作學習法、案例教學法⁸等等，而純粹的講授法則不受推薦。語言隱性知識顯性化的技巧，主要透過學習社群的營造、內省過程回憶與情境模擬、知識管理工具的應用，透過撞擊，並共同投入分析，將內隱的感受提升到顯性的解決策略活動（彭妮斯，2009）。**講辯會話課**抓住每個大四學生畢業前想要把所學的知識顯性化的心理，我們應該用理想的教學法達到目標。另外，在閱讀的部份，邀請教學助理在課堂上進行輔助教學，也是很好的策略（Su Shu-chiao, 2009），教學助理協助學生消除問題點，歸納究問，可有效引導學習較落後的學生。訓練中的辯論自然增加了競爭的元素，增加挑戰性，可以讓學生把不喜歡的事變喜歡，總之，此門課的教學法的選擇主要是緊扣含閱讀→理解→討論→辯論的混合教學法。

⁸ 良好的案例教學法應該呈現一個真實的故事，包含於學科內容之內，提供充分的分析資料，含有衝突的要素和待解決的議題，能鼓勵學生思考並建立自己的立場，也有超過一個以上的選擇或解決方案。詳見 Lang (1986), *Case method teaching in the community college*.

3.1.3 課堂實踐步驟與評量

以三週為一循環，第一週為老師引導閱讀與討論，第二週為師生分析正面與反面的資訊，配合字彙表，深刻思考所有可能性的說法，最後以抽籤方式（避免主動性不足）決定每一個學生被分配在正方或反方的論述，第三週則是正式講辯。在教學評量方面，我們建議跳開期中、期末考的紙筆測驗規定，把焦點置於課堂上的臨場表現。最後的評分是老師藉平日的觀察與辯論當天講辯的良窳，評定一個合理的分數，再參考小組討論時學生互評及學生自己自評的平均分數，給予適當的加減分。

3.2 課程模擬實例

結束準備工作的建議後，這裡我們將以外文系四級學生為對象，實際模擬講辯會話課的一部份課程內容，為上述準備提供具體的教學模擬實例。我們以議題是「含酒精飲料該不該廣告？」為例。

第一週以酒廠的影片為議題的引線，讓學生先瞭解一般酒類消費情形，並閱讀老師所提供有關喝酒文化、酒與健康的文章或酒類廣告範文。學生讀完文章之後，教師針對可辯論的元素做適度的導引與延伸，譬如：『喝酒是需要的嗎？』，「酒類廣告是需要的嗎？」，進而引導學生了解可能牽涉到個人健康管理、社會面、經濟面及人性面的問題，並請學生回家自行做資料搜集及參考教師提供的字彙表（包括酒精上癮者、酒駕等外文字彙）作延伸思考，以便進行第二週的討論。

第二週以活動為主，請學生分組討論，彼此交流，然後提出小組歸納的各種論證。思辨能力一定要有課堂討論、分組教學。分小組上課，因人數少，可逼出提問辯論習慣，例如說「他的答案對嗎？」，「為何對？」，「他是否犯了邏輯錯誤？」，「他的答案或說法你喜歡嗎？」，「滿意嗎？」，「喜歡是因為他很酷嗎？」，老師要像主持人一樣，一直拋問題，作連結，學生只要肯說，即使有錯，老師也要給予正面的評語，這樣，學生獲得的東西就是自己的，自我辯證所學到的溝通技巧，將化為往後在職場上及人生追求夢想的助力。此時教師要特別注意學生是否犯了邏輯錯誤，最後抽籤決定正方與反方的人，人數大約相同，於第三週針對「含酒精飲料該不該廣告？」進行辯論。

第三週的教室設計將需作一些改變，比方說在教室前面一定有兩個分開的麥克風，一方供正方使用，另一方為反方專用，學生的座椅是分兩邊面對面，教室後方架設攝影機。為了不輸給對方陣營，學生們會產生一種微妙的競爭心理，面對面的辯論不但能發揮將自己的論點傳達給對方的溝通力，還能養成傾聽的習慣。

之後將辯論的錄影內容上傳數位平台，不僅供學生課後檢討優點與缺失，互相觀摩，達到下一次議題演辯的改進，還可滿足學生喜歡在媒體露臉的愛現心理，甚至如果學生覺得不夠好，可要求教師重新再做一次該議題的辯論。

此課程目標不是培養辯士，因此並不需要按照辯士職責處理架構質詢答辯，而是所有學生分正、反兩方一起演練攻與防。教師的角色是主持人，可以將雙方的論點以摘要方式寫在黑板上提醒學生已經講過的內容，避免重覆或混亂，發揮提點功能，使辯論順利進行，看到離題或邏輯錯誤，隨時可以喊停、澄清、引導、或重來，並在結束時做講評。學期結束的最後一週，三個班的老師研究挑選一個已經在班上辯論過的議題，各班各選出3位同學當代表隊，做一次真正的辯論比賽，邀請系上其他老師當評審，選出優勝對伍，並給予獎勵。

結語

思辨能力的培養不能只是光喊口號，擺在教育目標上就能實現，惟有先行研究盤點學生需要補強的能力、檢討課程的優點與缺口、努力思考調整改變的可能，如前面提到的講辯會話課，才得以逐步改善語言人才的品質。新課程的準備很辛苦，然這改革有很大一部分將會轉成提升學生思考力和認真負責的程度，符合企業雇主的期待，雖然不見得都會成功，不能想要立竿見影，但至少努力了，就值得。過去幾十年，我們花太多時間低頭思考如何精進教學法、研發教材、卻鮮少演練過當外部市場需求人才的條件發生驟變，很可能傳統課程的心血會歸零時，該如何好好使用外語學習的優勢，創造思辨的氛圍。我們可以透過在高年級開設具議題深入思考的課程，培養出具思辨觀和表達能力的大學生，為企業所重用，針對此點，本文做了相當程度的探討並嘗試提供課堂模擬，希望能為外語教學的思辨能力的培養拋磚引玉，略盡棉薄之力。

參考書目

林靜宜。《改變成功的定義－白袍 CEO 蔡長海的利他願景》。天下文化，2009。

李家同。《李伯伯最想告訴你的 22 個科學家故事》。臺北：圓神出版社，2013。

劉墉。《超越自己》。臺北：時報出版，2007。

謝錦桂毓。《做自己是最深刻的反叛》，麥田出版：臺北，2010。

彭妮絲。《高雄師大學報》。〈生命關懷視域中之語文教學研究〉，27 期，臺北。

(2013 年 12 月)：25-26。

甄曉蘭。《課程理論與實踐－解構與重建》。臺北：高等教育文化，2004。

蘇素嬌。〈跨領域西語教學探究：以商業西班牙文課程加入品格教育元素為例〉。

《外國語文研究》第 16 期（2012 年 6 月）：95-114。

張善楠譯《大學教了沒？》(Derek Bok,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臺北：天

下文化，2008。

Lang, C., *Case method teaching in the community college*. Newton, Ma.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1986.

Cortés Moreno, Maximiano. *Integración o desintegración de destrezas como estrategias de motivación por el ELE: unos ejemplos en Taiwán*” en La cultura en la didáctica del español, Fu Jen, Taipei, 07-36, 2010.

Su, Shu-chiao, ”Realización didáctica de una clase de lectura: el caso del Segundo curso de Fu-Jen”, *Actas Enseñanza del Español en Taiwán: desafíos y perspectivas*, 2009, pág.128-151.

Su, Shu-chiao (2013), “Planificación de currículo más acorde con la demanda de los alumnos” *Actas Enseñanza del Español en Taiwán: Diseño y Plan de Asignaturas*, 2013, pág.5-17.

網路、媒體資料

草山無為網誌。〈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 blog.yam.com/wj2008/article/70873347/ (瀏覽日期：2016. 8.15)

蘋果即時。〈師諷：大學生上課越來越像「人形墓碑」〉 2013 年 04 月 26 日 17:23 (瀏覽日期：2016.9.20)

Wikipedia：”Critical think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itical_thinking/ (瀏覽日期：2016.9.21)

Instituto Cervantes, Evaluación y certificación, http://www.cervantes.es/lengua_y_ensenanza/certificados_espanol/informacion.htm / (瀏覽日期：2016.9.21)